

陳祚龍著

書文清話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陳祚龍 著

書文清話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所
有



版
權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出版
平一冊基價七・二元

書文清話

作者：陳祚龍

發行人：高本釗

印刷及發行所：新文豐出版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一〇〇四四二號

「話」前小記（代序）

首先，我得說：假若沒有那麼一些大小報章、學誌的「朋友」負責人，那般盛情好意與經常多方地鼓勵和支持我去拿起這隻笨筆結撰文稿，以及叮嚀和催促我去將其隨予加封郵呈，俾便他們得有些許作為補白的「玩意」，假若沒有「我的朋友」——新文豐出版公司發行人劉修橋先生，那般熱情樂意與無惜推「愛」地決定亦將這種題為「書文清話」的小「書」，加以出版傳播，那麼，它在何年、何月及何日才得來與讀者女士和先生見面，我怕這倒也可只有天知道。

事實上，此「書」講來還只係由我謹就已往發表於那些報章、學誌的某些小品、隨筆與散策，權將其中涉及個人閱讀某些專門書籍或論文之感想、評介暨自己對於中華文化、出版事業所「宣演」的淺見等文字，予以彙合、選擇、修補與改正，並特別地用其發表日期的先後為順序，重新理董排比而成，俾便中華「知識份子」，在其分別厲行教研學術文化或發展出版事業的時候，獲致一點兒作為參考的「新」消息與「新」資料。但因我迄今無非仍係一個不學無術的小「凡夫」，是故我可最得恭請寰宇的方家，弗吝惠賜許多的指教。

最後，我尚願藉此機緣，敬向上述的那些負責人與高先生，特別是就在新文豐出版公司勞心費神終將此「書」印製、流通的各種技藝專家，表白「三十六」萬分摯誠的領情與感謝。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記於法蘭西哀費瑞龍場之雲樓。

書文清話

陳祚龍 著

目 錄

「話」前小記（代序）	一
關於重印古籍之我見	一
楊聯陞博士原著中國學識小（英文）之提要	五
戴密微撰「章學誠及其史學」之提要	一四
韓百詩撰「（英譯補註）元西域人華化考」評介	二四
雲樓新誌	三〇
陳垣的經歷與著作	四〇
淺評簡介（法文）「明代蒙古歷史文獻譯註」	四三
評介「宋代研究——紀念白樂日逝世論文集」	五三
韓百詩著（法文）「明代蒙古歷史文獻譯註」的「自序」之譯述	六三
韓百詩譯註卡班「蒙古史」讀後	六九
雲樓寄語勉「戰」刊	七二

日本歐洲公私庋藏豫省方志錄·····	七六
「(法文譯註)元史刑法志」·····	九八
歐美公私圖書館藏湖北省地方志聯合目錄·····	一〇五
合力擴展書刊外流·····	一二二
文化出擊、此其時也——虔誠慰勉藝文志·····	一二八
阮著四書讀後·····	一三四
何妨合力與辦幾種研究「譯學」的期刊·····	一四〇
「流」學零簡·····	一四七
「流」學雜記·····	一五七
出擊成功·····	一七九
楊著「張九齡年譜附論五種」讀後·····	一八二
梁著「述歸國後一年來所感」讀後·····	一八七
阮著「散文選集」讀後·····	一九一
淺評簡介(法文)「綜述上古吐魯番綠洲居民的物質生活」·····	一九五
「流」學簡札·····	二〇一
值得喝采的業績——「流」學隨筆之一·····	二二〇
比美書簡二續·····	二二三

關於韓百詩教授修撰的馬哥波羅之「寰宇行記」	一一一
一部引人入勝的好書——喬著「關山煙塵記」讀後	一三五
「我的朋友」——周開慶先生之幾種著述讀後	一四二
關於黃杰將軍的詩詞集	一四八
比美書簡三續	一五三
關於湖北雲夢、江陵漢墓出土的兩種木牘——荆楚文史新記之一	一六八
一部情文並茂的好書——喬著「海天感舊錄」讀後	一八四
隔海期待「尉素秋評傳」的印行	一八九
「宋代研究——紀念白樂日逝世論文集」第二集述要	一九二
夷堅志的偈銘與詩詞	二〇〇
雲樓雜識	二一三
關於「請政府積極輔助雜誌業」	二一八
看了「南部應普設大學」以後	二二二
關於近幾年來大陸某些「文物保管」機構新集的簡牘及其已經當地「文士」演繹之篇章	二三四
淺評簡介張著「中華民國創立史」	二四七
雲樓小說	二五〇
困學隨筆	二六四

困學雜記·····	三六九
聞見隨筆·····	三八一
信乎也是「好的開始」·····	三九三
宋著「十年報人」讀後·····	三九六
「阮毅成自選集」讀後·····	四〇〇

關於重印古籍之我見

近來國內大興重印古籍之浪潮，此舉對於當前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之推進，要亦多有助益。壯哉鵬圖，敢請負責編輯、出版、刷印、發行與流通之有關執事，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度德量力，好自爲之。

曩者重印古籍，多半僅知投機取巧，形成粗製濫造，至於胡翻亂刷，更是徒勞枉費。本想藉以招財沾光，結果名利兩空。自誤誤人，事實俱在。玆且一本既往不咎之心情，提綱挈領，列舉四項，尙希寰宇賢達，不吝惠錫補正。

一、慎重考慮需要

今世科技人文，既已日趨昌明，而重印古籍，大半採用機械以代手工。但願有關執事，就在尙未開始重印之前，應知仔細考究有何需要，尤得審悉需要之緩急。中華古典藝文專籍，質量向稱富若恆沙，單以民國五十五年初，中央圖書館展覽由美運返之大批珍籍善本作爲例證，亦可確信此種引喻，誠非虛言誇張也。是批國寶，其中據設計有宋版書七十五種，金版書四種，元版書一百三十一種，明版書近兩千多種，鈔本五百三十一種，另有清、韓、日刻與活字本，其中且有命世僅存之孤本。如果外加臺地公私圖書館中原有之珍藏，質量兩者，自是更爲可觀矣。臺地現既擁有如此豐美之國寶，一

時如可悉予重印，固屬大有裨益國故之宣揚，惟求體恤時艱，較量選印，必可立收事半功倍之效。故余希望有志從事重印古籍者，且能事先縝密考慮何種古籍，急待重印與爲誰重印。如爲國外之中國學教研究中心，則當詳悉彼等開館皮藏之主要旨趣，如爲國內之文士學子，以及其他文教團體，亦當細究彼等添置購存之真正與致。此刻舉國上下，正值合力圖謀弘文復國，人力、物力與財力，均不容許爲非急需之事項，而行些許之花費，更不容許爲無需要之事項，而行任何之浪費。

二、務必講求珍本

所謂珍本，實際泛指中華古籍之原刻、原印或原鈔，或與其原刻、原印或原鈔最爲接近之古本、善本、絕本、孤本、精鈔、景鈔……。研古究真，談何容易？臺地公私圖書館中所藏之中華古籍，爲數既然多得以千、萬計，今後主持重印者，何不特聘專家，先予鑑定，再行印刷？且專家受聘擔任鑑定，亦非僅在書前草加小序，書後添附短跋，或者有序有跋，復增其他說明或緣起之類，便算了事。治國學，讀古書，當知先得具備真正之善本，作爲演繹闡述之依據，否則失之毫釐，匪不差之千里，錯上益訛，功力盡廢。遇有真正之善本古籍，如說不幸其中有殘帶闕，務必悉力設法查驗他本，負責予以修補。是項校訂文字之工作，早在至聖孔子之時代，即已開其先河。如此對於重印古籍之加工用勩，勢屬不可或減，否則草率行事，實際只是枉費。

三、改良印裝技術

今者重印古籍，多取縮印洋裝，代替排印線裝，既便縮讀，亦便皮藏。唯照相縮印，得求確保原有文字之明晰；而改行洋裝，得求確副真正洋裝之名實。紙張、油墨，固應善予選擇，而便利參究，尤須加補原本或闕之總目、標題、各種合用之索引，以及洋裝每頁之號碼。至經刷印成冊，實在不必繼以兩釘或鉛絲，釘合右邊，外加硬面，黏附封護。外觀即使再好，翻閱可多不便。印刷書籍，本由國人所發明，至於裝訂技巧，歷代隨且多有改進，目前兩者，竟已均由外人迎頭趕上矣。還望國人，善自警惕；不但盡心確保國粹，尤當盡力紹緒改良。

四、注意國際流通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凡屬有志重印古籍者，既已自知取捨，亦應諳知外情。盲目風從西化固不可，絕對故步自封也不必。臺省既是復興中華文化之基地，重印古籍且為復興中華文化，普及研究資料與提供精神食糧，依情據理，尚請注意國際流通。就余所知，世界各國對於中華學術之教研，匪不有其既定之宗旨與傳統。國人對此宗旨與傳統之瞭解，如說單憑一般走馬觀花者之胡說亂道，余恐將亦只得蒙受謊誦之毒害。自後重印古籍者，且請留神就在國際中華學術界中，敦聘真正之國學行家為顧問，俾便依照當地之真情實況，隨求成品之流通。且望古書一經重印，必可應期搶購一空，而買主得書參用，始終只覺三生有幸，時出價廉物美之稱揚，絕無受誑被欺之怨憤。

總而言之，當今在臺倡導復興中華文化也好，風行重印古籍也好，余且謹以至誠，深祈有關當局及其實際之執事，皆可費神與留意，遇事不為則已，為之則難者易，為之則定求其有成有就，而絕無

任何之浪費。

【見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副刊」。

楊聯陞博士原著中國學識小(英文)之提要

Lien-sheng Yang, *Excursions in Sinolog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XXIV, pp.i-xii + 1 — 248 +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1 vol., 17.2 × 25.4 c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rice: US\$ 7.50

本書的作者，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博士，固然是我的老「朋友」之一，但他也是享譽國際中國學學界的中華史學大家！他這本論文集，實際所收有的論文爲：

- ① The Concept of Pao as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 ② 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
- ③ The Concept of "Free" and "Bound" in Spoken Chinese.
- ④ Ten Examples of Early Tortoise-Shell Inscriptions.
- ⑤ Notes on Maspero'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 ⑥ A Theory about the Titles of the Twenty-four Dynastic Histories.
- ⑦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Hierarch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he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

- ⑧ A "Posthumous Letter" from the Chin Emperor to the Khitan Emperor in 942.

- ⑨ Marginalia to the Yuan tien-chang.

- ⑩ A Note on the So-called TLV Mirror and the Game Liu-po.

- ⑪ An Additional Note on the Ancient Game Liu-po.

- ⑫ An Inscribed Han Mirror Discovered in Siberia.

- ⑬ Chinese Calligraphy.

- ⑭ Economic Aspects of Public Works in Imperial China.

從上列的簡目中，我們不難看出：

(一)、其原作發表的時日，只是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四年之間的那幾年，即：

篇⑥⑧⑩在一九四七年。

篇④在一九四八年。

篇③在一九四九年。

篇⑪在一九五二年。

篇⑫在一九五三年。

篇⑤在一九五五年。

篇⑨在一九五六年。

篇①在一九五七年。

篇②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

篇⑦在一九六一年。

篇⑬在一九六二年。

篇⑭在一九六四年。

(二)、其原作所有的內容，只是對於中國文化史的分題考究。

這本經過楊教授自己選擇，隨交哈佛燕京學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改以「中國學識小」(Excursions in Sinology) 為書名的論文重印 (其中的第⑭篇，實際應該算為初印) 本，一方面固能使讀者易於檢閱參審他個人的業績，一方面因為是書最後附出原由他本人，對於所收第⑤、⑦、⑨、⑩、⑪等篇，新製的補遺與改正，實際尤可使讀者藉以瞭解他治學態度是如何的嚴謹！

本來，我真有意趁此機緣，摘要地去把是書所收各種專論的內容，敬向國內的讀者，竭才盡力，着實推薦，但是由於篇幅的限制，我才決計改行只將該書開頭所刊法國中國學教研統領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教授 (註一) 的「介紹」(Introduction)，逐字隨句，悉予漢譯如次：

『也許我對於楊聯陞這本新著：「中國學識小」來作「介紹」的理由，無非只是因為我的心田之中，向即具有與他交遊而最稱光榮的情誼！不論怎講，我願意先藉本書出版者——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向我這般地邀請，從歐洲來以紙筆，向現在已把美國作為第二故鄉，而且一向是只知使我們「西方

人」多獲瞭解其祖國文化的大學者致敬！我們都感到極需瞭解楊教授的祖國之那麼高度獨特底文化，但是對於我們真能幫忙得著這種瞭解，並不是生爲一個中國人就可以將其做到。中國在今日與明天的世界舞臺上，已被國際的召喚，正是扮演一份顯要的角色，而楊教授恰好又真能幫助我們去瞭解中國！

數年前，就當楊教授蒞臨巴黎講學的時候，他曾對我說：他係生於距離北平不遠的保定，然而他的老家，則在浙江南部的紹興。提及浙江南部，我們都知道：近幾世紀以來，實際產生過許多著名的學者與作家。他又說：他的母家遠祖，可能還與前清著名的史學家兼哲學家章學誠，有著一點親戚關係。章學誠嘗說：歷史不僅關連過去，而且牽連現在，甚至於未來！這樣的觀點，就在此一論文集所收的好幾篇力作之中，我得說：並亦顯而易見。

此集所收的論文，包括楊教授於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五（龍按：依據本集實際的內容，「五」當爲「四」之誤印）年之間的作品。就在此集出版以前，尚有哈佛大學出版社，於一九六一年所輯印的（英文）「中國政制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論文集，而那裏面已經輯印的論述，乃是楊教授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之間，特在教授之餘，所作的一些有關中國政制史的文章。此時即使我們去把這兩種論文集合起來講，實際還只能算是這位克己勤勞的學者，自一九四一年移居美國之後，隨以英文所發表他個人研究成果的一部份。至於楊教授最初用中文所撰述的一些專題論文，其發表年代，最遲也應得上推到一九三五年，而當時他還不過剛可算是一位成年人。談及他這些早期作品的大半，據我所知，事實已經「食貨」與「清華學報」悉予刊佈，而且多係

關乎漢唐兩代社會經濟史的探討心得。

自此以前，他曾繼續寫過不少的文字，而他把這些長短篇章，不但將其小半交予中國一般的中文學術雜誌發表，諸如：「華岡學報」（一九六五年），「國學季刊」（一九五〇年），「大陸雜誌」（一九五七年），「清華學報」（一九五八年及一九六一年）等，並且將其大半交由中央研究院（他本人便是該院的院士之一）所印行的某些「慶祝」論文集，或別處所刊佈的某些「紀念」論文集，悉予發表，諸如：「慶祝……趙元任……集」（一九五七年），「慶祝胡適……集」（一九五六年及一九六三年），「慶祝李濟……集」（一九六五年），「塚本善隆……紀念……集」（一九六一年），「慶祝董作賓……集」（一九六一年），「慶祝Yi Bing-do……集」（一九五六年）等。當他於一九六二年在日本講學的時候，他所有的日文講稿，多在當地問世。至於他以法文所製的著述，我們曾見到：(1)他於一九六二年在巴黎元老教授院（Collège de France）所發表的四篇學術講演（原附詳註，題為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es Travaux Publics* . *Chine impériale* . 後於一九六四年在巴黎印行）（註二），以及(2)他爲我祝賀而特撰的一篇關於漢代土地制度研究的論文〔後於一九六六年，巴黎大學中國學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所印行的 *Mélanges de Sinologie* 中，悉經發表〕。大半他的這些文字，都是關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考察與鑽究。這固然可使我們因此聯想到楊教授的中心興趣，但是他這樣的篇章所牽連之問題，事實上，還絕不只限於中國社會經濟史——那點比較狹小的範圍！他有兩篇以中文發表的文章，主要是討論宗教史：(一)是探究五世紀道教的內部改革運動，(二)是探究佛道兩家的懺禮，